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所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詩所卷二

大學士李光地撰

國風二

王

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詩自畿内達於侯國以為文武之世道一風同無間中外也其後采諸列國者歸其本部則有邶鄘以下之詩畿内所得者附之於雅

則有小雅中謡詠之詩故成康以後畿内無風蓋俗化既散不能比於二南之盛又不可别自為部與列國夷故歸之雅也及乎既東則廵守不行而列國無詩平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自卿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内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西周别者以此至其晚歲則幷此而亡之東遷風雅亦僅止於平王之世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也先儒惑於詩亡之義乃以雅為西以

風為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夫王號猶在誰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肯降周雅而為風乎其義多所牴牾不能盡辨也

彼黍離離音羅彼稷之苗行邁靡靡古音摩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三章○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今按首二句亦有興意周室播遷以其地畀秦人故曰彼黍之離離者如故而稷且自苗而穗自穗而實矣古者尊黍而稷次之於以見平王之不能復興而秦之漸強魄兆已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二章○婦人思君子行役之作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序說如邶詩簡兮之意朱子以

爲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以首句之興觀之則彼其之子謂王使列國之人與

已更番者其令不行也

揚之水三章〇從舊說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轉音殊瞓反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三章○朱傳盡之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音譌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古音羅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罹猶患也憂甚於罹凶甚於憂吪者寐而起也覺寐

初覺也聽寐而聞聲能覺者也

兔爰三章○朱傳盡之以首兩句文體推黍離篇亦可以相證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_{滿以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_{音以}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

莫我聞

葛藟三章○古注說迂亦當以朱傳為正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序以為懼讒者似闊朱傳以為淫奔之詩亦未有以見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三章○詩意文義皆以朱傳為得

丘中有麻彼畱子嗟彼畱子嗟將其來施施式何反

丘中有麥莫北反彼畱子國彼畱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畱之子彼畱之子貽我佩玖音几

丘中有麻三章○古注以為思賢大夫者可從蓋

與大車相次則見周德雖衰猶有流風善政在耳

然以留子嗟為人姓名子國為其父之子為其子則未可信以文章讀之留者其人姓也嗟者歎辭也國者言其所治邑也之子則斥言其人也其人之治此邑必也能勸農桑教種樹故去而邑人思之言今日丘中之有麻者嗟乎豈非彼留子哉何時復來施其教乎丘中之有麥者昔日留子之國也何時復來食此邑乎丘中之有李者亦由彼留子也貽我者李耳我視之則如佩玖矣始望其復

来終則不忘其遺玖也

鄭

孔子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然則雅鄭之判久矣漢儒以為三百之篇皆聖人所刪定可以存為訓戒被之絃歌故序於淫詩悉歸之刺者之作然實有不可通者朱子之辨明矣當日論難以為鄭聲則淫非詩淫也朱子答以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至哉斯言雖孔子復生何以易此然聲與詩亦有不

可不辨者論其合則自言志至於和聲一也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未有本末乖離者也論其分則詩直述情事而樂被以音容故曰興於詩成於樂鄭詩可存也而鄭聲必放以為道情事者人能辨其非飾之音容則惑焉者衆矣然則聖人何不并其詩而放之曰是於樂中論其聲況又有雞鳴風雨東門之篇錯出其閒苟沒其詩無以知其善放鄭聲則猶之遠佞人也存鄭詩則猶之知佞人之情狀見而能辨辨而

知惡者也

緇衣之宜魚何反兮敝予又改爲音譌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朱子用序説謂桓公武公相繼爲周

司徒善於其職國人愛之而作也然如此則改衣適館授粲非國人所以施於卿士或同列之辭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滿以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虛王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三章○舊說仲子祭仲也而此詩爲莊公之意以爲無侵我家事無殘我兄弟我非過愛特上有父母諸兄下有人言不可不畏耳朱子不從而以爲淫奔之辭今考國風之例多以鬬於君卿大夫者居前民俗居後民間淫奔之詩不應次此且朱子於後二篇既從序說則此篇亦一時事也故姑仍舊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神與反巷無服馬音姥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從舊說

叔于田乘乘馬音姥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古音素主反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古音樹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磬控良御也縱送善射也縱矢之後猶作送勢

叔于田乘乘鴇廣韻鴇烏驄今本多誤作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古音肱忌

大叔于田三章〇從舊説

清人在彭古音旁駟介旁旁二矛重英古音央河上乎翺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軸轉音儔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車制左右中之說箋疏詳矣

清人三章〇從舊說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音胡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侯與夫同古人美其人則曰夫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三英之義未明恐所美者有三人也

羔裘三章〇當從朱傳為美其大夫之詩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大路二章○箋説迂矣朱傳謂婦人見棄者近之然式谷風之儔式氓之比皆不可知未有以證為淫婦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魚何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集傳皆叶入聲案來字或可讀入聲贈字不可讀入聲姑闕之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下兩句有韻以例首句不叶意能字誤來也古者能字有來音此則言人之相能也二音通讀因之轉寫誤耳

女曰雞鳴三章〇朱傳盡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音敷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戶郎反顔如舜英音央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二章○序說既闊以為淫奔又恐不若是其顯揚修飾也疑鄭俗游蕩在位家室有肆出宴遊者而見者賦之或譏或悦盖不可知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音敷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二章○當從朱傳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古音昌戈反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以風髙而木落喻時過而容衰欲及時倡和以相樂也

蘀兮二章○男女相悅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二章○箋以狡童目君背理甚矣況辭意又不洽乎當從朱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當從朱傳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古音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戶郎反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以齊詩著例之似為欲嫁其人不諧而
後悔者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古音子悉反
東門之墠二章○從朱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淒淒風雨初至而寒涼也瀟瀟既至而有聲也如晦雨甚而晦冥也雞初鳴則喈喈然相和再鳴則膠膠然相雜三鳴而將旦則接續以鳴而其聲不已矣夷如病初退瘳如病既愈喜則無病而且康樂也

風雨三章○序謂思君子者可從盖以風雨雞鳴

為興也雞之知時或有東方微濛之景則感之而鳴然風雨冥晦且無星月之光而雞鳴之節不改也鄭俗昏亂而猶有心知禮義獨為言行而不失其操者是以同道者見而喜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子衿三章○序謂刺學校朱傳謂淫奔者詳詩意

俱無顯證或亦朋友相思念之辭爾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此所起興與王風同而異王風興王令不行於諸侯此興人言不能以間彼已之交也

揚之水二章○亦當為朋友相要之辭故次於青

衿見衰世朋友之道薄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二章○嫉淫者之詩也天下之物有非分之所當者苟思存焉雖不求之而已累其心矣思不存則與已無與也豈獨女色一事然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男女相遇而苟合之詩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詢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溱洧二章○男女相遇相戲之詩○鄭始封於宣王之世故其詩斷自桓武以下無可疑者或曰鄭詩之淫如此出於民俗可也而當時卿大夫往往賦以見志何也曰淫聲不放則卿大夫之罪也賦以見志云者則古人多節取其辭而不必其本意

雖聖賢引詩猶然也序所以致誤由此爾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一說非特雞鳴也且有蒼蠅之聲矣言侵曉也

東方明古音彌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一說月字乃日字之誤言非特有曚光而日亦出矣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古音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雞鳴三章○賢妃與其君相警之詩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〇相從田獵之詩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瓊英音央乎而

著三章○舊說刺時不親迎婦及壻門始見其俟

已也詳章中無刺意且禮奠鴈而歸則俟於門烏

知其非親迎乎或是俗廢昏禮而此人猶行之蓋

美辭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子悉反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即者相見所就之位也發者導引而行之路也
東方之日二章○此詩似是與著相答者
東方未明彌郎反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珍反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音豫不夙則莫
東方未明三章○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
令不時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古音書容反 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古音滿以反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於其妹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此詩恐亦衛詩佩觿佩韘垂帶之意然舊說意理自

通

甫田三章○刺人之好大而躐等者

盧令令力珍反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三章〇朱傳大意與還詈同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三章〇譏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也易曰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又曰包无魚起凶能包之者是魚

在笱中也不能包之者是魚出笱外也破笱而出
敝可知矣毋可制乎先儒云毋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之人此易所謂不利賓者而此詩所以咎其從
者之多也若莊公能嚴約其從者之人夫人獨往
乎勢必可止矣夫魚所謂跳梁云者以其得水也
雲盛而為雨雨下而為水魚之踊躍奔逝不復可
笱矣莊公不制其侍御之人是猶決水以助之也
故詩人譏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音旁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四章○魯禮義之國齊人猶知恥文姜之行

曾魯人無辭乎曰此其所以為禮義之國與知諱

尊者之惡故也出自齊人則直矣而吾黨之直者

異於是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猗嗟三章○魯莊材藝之美稱之者以為可以禦亂然而不得為賢君衛文魯僖之稱賢也則曰秉

心塞淵思無邪而已矣此君道之大戒也○南山以下為襄公詩以上則不可攷也齊桓晉文之事艷於天下而皆無詩焉或者誇美之過而夫子刪之矣

魏

魏者周同姓之國東遷後乃為晉滅則其詩多西周詩也蘇氏乃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猶邶鄘之於衛也此猶以其列唐風之前也檜之序

於鄭遠矣亦以為檜詩皆為鄭作是蘇氏之意謂西周不應有風也二南既為文王之風邶鄘以下遂為東遷之風成康而後宣幽而前太師之所采者安在況衛武鄭桓秦仲之屬明在西周雖序亦有不能為之辭者乎朱傳於國風之首曰二南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十三國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此西京舊典如是豈東遷以後事乎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蒲北反）

寒猶葛屨婦未廟見而縫裳要襋故知其俗儉嗇而褊急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服此衣裳之人寛讓有度無可刺也刺其心之狭淺耳

葛屨二章○依朱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於沮洳中采物亦葛屨履霜之意美無度猶所謂好

人提提也殊異公路則亦刺其褊心爾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汾沮洳三章○依朱傳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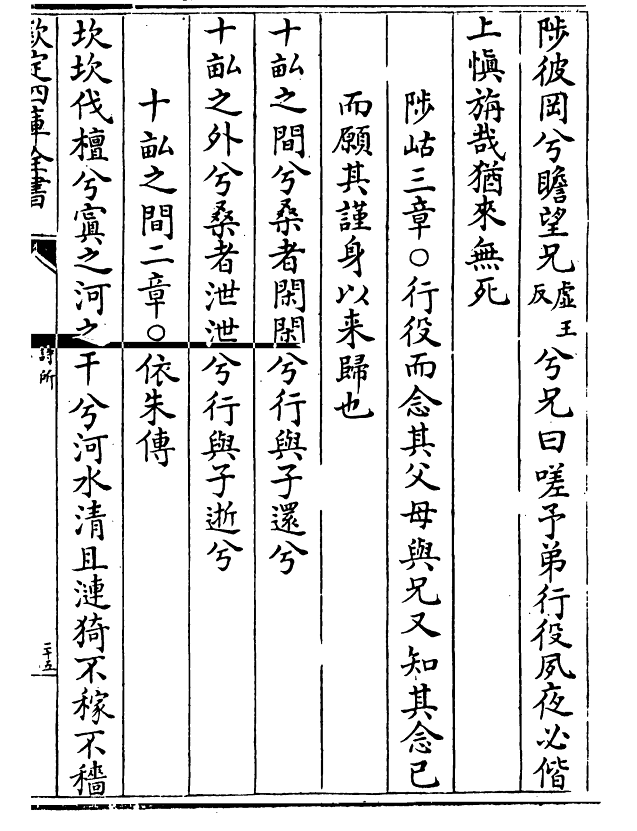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此詩文意朱傳盡之但為何事興

感則不可曉大抵詩意不可以辭尋者當觀其所起興園有桃者不獨翫其華而已也以食其實也亂世之政多有其文而無其實視其文則曰是矣責其實則非也是以詩人憂之與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滿以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虚王反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陟岵三章○行役而念其父母與兄又知其念已
而願其謹身以来歸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二章○依朱傳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古音方墨反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檀三章○朱傳於賢者之志發之盡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莫北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者其疾苦得有所伸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三章○魏詩首兩篇刺辭也園有桃憂辭也

至於十畝伐檀而賢人退碩鼠而百姓畔之矣國

雖欲存不可得也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居者家常事也外者鄰里鄉黨事也憂者後来事也瞿瞿然顧慮蹶蹶然圖之夫然後可以休休而安矣

蟋蟀三章○民俗相樂而相警之詩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古音閭）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三章○此刺太儉嗇者之詩然不如蟋蟀之深厚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三章○序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序君子見沃之盛強蕃衍盛大將有晉國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古音胡故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古音渚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三章○依朱傳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依朱傳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居居慢也究究苛也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也

羔裘二章○且從序說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

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羽三章○從舊說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無衣二章○從舊說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末二句無韻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游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依朱傳後四句或云君子既来喜而病其無以飲食之也亦通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神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音豫百歲之後音户歸于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依朱傳

采苓采苓(力珍反)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音户)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隰中之物也苦與葑皆菜類未必山上有之也故

有告我於此采者未可以苟信然或者有之固不可知其有勸我以舍而去者亦未可苟以為然也二者皆不可苟則亦審其實而已矣必得其實則人之為言者烏得售其欺哉

采苓三章○刺聽讒者之詩○蟋蟀山樞應是西周之詩蓋晉之舊俗所謂陶唐之遺民者如此揚之水以下則東遷以後之詩而舊俗亦稍變矣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珍反

箋云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始

有此臣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耋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

阪隰非興葢言種植之盛也車馬既多種植又盛秦

人耕戰之業為之兆矣

車鄰三章○舊說但謂美秦仲有車馬侍御者未盡蓋美其接下之簡易和樂人得其懽心也始也由寺人以自通上下之分定矣終乃並坐而鼓瑟鼓簧若其等夷然者故言未見如彼既見乃如此喜而過望之辭也自古創業之君未有不畧去禮文上下交懽而足以濟此亦秦所以成霸之本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御法所謂逐禽左者驅禽于左以便射者之手勢也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駟鐵三章○蓋襄公田獵而從獵者作此

小戎俴收五棨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徐邈音辭屢反今當轉爲平聲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轉音魚在其板屋轉音烏亂我心曲轉音祛

正義云國人夸兵車之善云我戎車既淺短其軫矣

又五節束縛以歴録此梁輈使有文章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止驂馬之内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靷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以駕我之騏馬與馵馬車馬備具如是又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徳行溫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之委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騮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正義云此四牡是何等毛色騏馬騮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為外驂也其車上攻戰之具則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其驂馬之內轡則鋈金以為觼係之於軾前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音肱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古蒸

侵不相通此音與興韻大明七章林心與興韻豈方音不同耶

正義云伐薄金甲以被四馬三隅之矛以白金為其錞繪畫襍羽為文之盾其文章苑然而美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末用之時備其折壞交二弓於韔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服然後以繩約之

小戎三章○襄公承天子命以伐西戎君子從役而其室家思之先夸其國威軍容之盛而後及於

離別之情與列國之勞苦哀怨者異矣豈其真有

善人之敎悅以先民哉亦以能自強於刑政講武

厲戎錄功卹死風聲所漸民習見以成俗其後卒

兼六國盡用此道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音以)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三章○秦始立國則尚威嚴重刑殺如白露之為霜日出而猶未晞日高而猶未已也於是之時猶有周之遺賢守先王之道者如蒹葭之蒼然獨秉後凋之節然而非時所尚則遯世自藏而已逆其道以求之不可得見也順其道以求之固未嘗不在焉無如霜露之勢日甚則所謂蒼蒼者亦

將如彼大運何哉周之興也訪道箕子惇典于殷
之獻民及乎幽厲傷之老成廢棄故曰嗚呼哀哉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秦之立國與三代聖王如陽
春祁寒之相反其後至於盡滅仁義德教盖所由
来者漸矣是以商鞅李斯得售其術而四皓兩生
輩至漢世猶未敢出也易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
馴致其道至堅氷也然則兹詩之所見者逺矣序
説疑有所受然蒹葭白露之説則非爾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古音渠之反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襄公始命受服其下頌之之辭曰君子至止則是從游南山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自首篇至此車鄰則其所以興也小

戎則其所以强也兼葭則王道所以廢儒士所以黜也黄鳥則驪山之役所以兆也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鴥彼晨風方凡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序說迂廻朱傳以爲婦人念其夫者似之抑味首章起興之意則謂鸇鷂之投北林如雄者之依强國也意當日游士有入秦取卿相者而家室諷之故百里大夫之妻亦曰今日富貴忘我爲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說見

免置

王于興師言以王命而興師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必良反與子偕行户郎反

無衣三章○晉文公定王室之後每會秦亦與焉故有王于興師之言序以為康公者盖因次于黄鳥則穆公死矣然黄鳥作于君子此則國中之言

詩之次序往往如此序以晨風與此皆爲康公在位之詩故又以下篇渭陽爲追作皆臆説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渭陽二章○康公爲世子送晉公子重耳返國之詩何以存之也曰婚姻之國能存亾繼絶者穆公之善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九古音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

輿

權輿二章○穆公好賢而繼世者不能承其美權

之於物輕重不更也輿之行路轍迹不改也不承

權輿猶言不遵軌度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戶音 無冬無夏戶古音 値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宛丘三章○依朱傳陳之封國舊矣故凡序說入東遷之君者尤不可信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音戶

穀旦于差古音磋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東門之枌三章○依朱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毛公作樂鄭氏作療力召反治

也唐石經依鄭作療飢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三章○依朱傳○人能常存衡門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

東門之池古音沱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麻紵菅皆非物之貴者然漚之則亦可以蔽體矣有淑德之姬則可以與之相樂矣逸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顦顇蓋此意也

東門之池三章○語意與前詩相類恐亦賢者之詩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音制

東門之楊二章○依朱傳楚辭曰黃昏以為期羌

中道而改路恐正用此詩意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釋文訊又作誶徐音息悴反廣韻楚辭章句引此亦作誶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棘惡木也有棘則斧必伐之人惡則通國必惡之而是人不能止也習與性成自昔而既然也梅美木也有鴞萃焉以鴞之故將惡及梅矣故我懼與是人交

之及身也而歌以訊之訊而猶不予顧則必至於顛倒而後思予也

墓門二章○此相警之詩其為朋友夫妻皆不可知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邛我也苕即今為帚者鷊細草如綬言防有鵲巢則我有旨苕焉可以補巢之材中唐有甓則我有旨鷊

焉可以苴鬵之具言己之有善而可用也侜張誑也誰其張誑予美者乎是以心懷憂懼也

防有鵲巢二章○此憂讒之詩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五經文字作懆毛晃曰當作懆誤作慘）兮

月出三章○此與下篇恐皆靈公之詩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音姥說于株野神與反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從舊說

彼澤之陂古音波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音譌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

轉伏枕

澤陂三章○序以爲淫詩然或夫婦相念皆不可知也

檜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三章○檜之君臣但美其衣服而無政大夫

傷之而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素冠三章○舊説傷時人不能三年之喪也然合上篇觀之恐是一類蓋素衣冠者羔裘狐裘之反也庶得見此人者而與之同歸傷俗之甚也棘人作者自謂言其憂心孔棘爾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音敷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音姑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依朱傳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言非風也而有震動之聲非車也而有顛偈之勢斥

政之亂而人之不安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懷遺也凡亨物者水火既調則不欲多以匕箸動之而魚為甚為其脃疏而易散也故老子曰治大國如亨小鮮言務安静也周之亂也政役紛擾天下嚣然故曰誰有能亨魚者吾將為漑釜鬵不敢謂已能亨但頗知亨飪之道猶可以助漑釜鬵爾誰將西歸宗周則我願遺之以好音言欲贈以善言或其忠款得聞於工也

匪風三章○周室將危賢者有憂國之心不能自達故作此詩○檜滅於東遷之初則其詩皆出於東周可知矣蘇氏見邶鄘皆衛事而欲緊之魏檜夫邶鄘入衛久矣縱為衛事而亦不必為東遷以後事魏之入晉檜之入鄭皆近耳奈何欲沒其初乎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説

人無遠憂者如蜉蝣然為其不知朝暮之事也今之國政如之則人人自危故言我心於何憂乎於我之所歸宿者爾掘閲者掘然而飛僅閲朝暮猶言倏見也

蜉蝣三章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毛傳云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箋云是謂遠君子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蒲北反

水鳥而在梁則能不濡其翼設他鳥居之必濡矣以

興不稱其服者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古音注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音故

媾遇也不遂其媾言不稱其所遇也翼所以文身者

故以興服蒙赤芾之文也咮所以飲食者故以興媾

起斯飢之意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衆草盛則大木少小人飽則君子飢季女喻其守身而貞居也猶楚辭所云幼艾

候人四章○序刺近小人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飼子平均如一君子之於臣民亦如之儀謂法也執法之一者由其心之不二也故推本而言之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鳲鳩常在桑而其子之所處不一喻臣民之有賢否善惡此言梅者是美木也君於善人則當榮以爵命帶有絲焉弁有騏焉大夫士之服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棘惡木也君於惡人而加恵焉則其法僭忒矣法不

僭忒故能使枉者直有以正是四國也墓門之詩亦以梅棘喻善惡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木之叢生者猶國人之羣襍也君之儀一而皆有以正之則其邦家有不長久萬年者乎

鳲鳩四章○此詩朱子以為不知所指序言刺不壹者意亦未明也今合前後篇而觀之侯人則爵

禄溢於在位而君子斯飢下泉則膏澤潤於稂蕭而黍苗枯槁政之不均可知已盖鳲鳩之飼子也旦自上下暮自下上均一者其常也然子之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則又不能使之一也君之於臣民也進君子退小人惠良懲奸其施之不一者正所以為法之一混而施之而曰一者猶不可也況倒而置之如曹之為者哉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音疆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下泉泉之下流者易曰井冽寒泉食言澤之及於民也令也下泉冽矣而所浸者稂莠耳蕭艾耳蓍蒿耳惠在小人則良善困苦由王澤之竭故列國無政以至于斯是以愾然而念宗周之盛時也正與候人之篇相應朝有倖位則膏澤之不下決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黍苗者稂蕭著之反也陰雨者下泉之類也以其諸侯之澤則曰下泉近而長遠者也以其王者之澤則曰陰雨高而溥遍者也四國有王即京周之盛時也方伯賦其政諸侯行其化豈有今日偏枯之事哉所以慨歎而思念者以此

下泉四章○國亂民困賢人傷之與檜卒章同意

○以上國風之序除邶鄘衛之次二南為其敎之得失俗之貞淫效之治亂聲之和哀反對之義最

明可以興焉可以觀焉餘則先王畿次鄭畿内之國次齊晉秦之伯國次陳檜曹之小邦也其末又系以豳風者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始盛衰之極必維其初故風終豳風雅終豳雅頌終豳頌周詩三百而又以商頌終焉其義一而已矣

豳

成王初政周公以為未知稼穡艱難推本公劉舊俗述民間終年作苦謂之豳風為王陳誦止於七月一

篇耳其後遭流言之變有東征之役則鴟鴞東山繼作而其詩無所附麗周太師因綴之豳風以為皆周公之作而其感諷勞歌則固風體也破斧以下以周公居東之事而作者本出謠俗故亦以繫焉

七月流火（古音毀）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滿以反）田畯至喜

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之月也凡言日者周正之日也

凡言春者則夏之春也正可改時不可改其以周正為春如春秋所書者葢假以須王朔新一代之制若作詩書易禮樂垂法萬世則行夏之時周公孔子之道一也自子以後言日陽也自午以後言月陰也義起于周易東北西南之位七日八月之文也惟巳言月以推陰氣之始辰言春以著夏時之舊此章言建申之月始肅則謀衣建寅之月始和則謀食盖一篇之綱也故繼此月而遂吹此詩以迎寒迎暑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古音岡女執懿筐遵彼微行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此下三章皆申首章謀衣之事時候至秋而始變女功當春而豫興且述其時風俗之厚采桑之女得配公家者思慕父母以殆及歸期為傷悲名南追其吉兮追其令兮蓋舊俗如此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

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八月萑葦追去秋為曲薄之具也八月載績豖令春成布帛之功也不曰為公子衣而曰裳者讓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擇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秀葽秀也葽草夏實者也物至秋始成實四月盛陽

而麥秋至草有實者蓋陰氣已萌故將言寒肅之候舉此為先而及下文通以月名之也上言蠶績者衣之事也衣可以禦輕寒故八月績之九月授之而其叙候自七月始寒之輕者推之近也此言于貉裘褐之事也裘褐所以禦盛寒故一之日二之日皆有事焉而其叙候自四月始寒之重者推之遠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神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音户）穹窒熏鼠塞向墐

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有衣有裘可以禦冬此則言居處之俗以終卒歲之事本其氣候之漸其指物又與上章異者以候蟲之出伏興農氓之作息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自此至卒章皆申首章謀食之事此章先以圃者農

事以歲為期圃則月有種穫先其輕者後其重者亦前言衣裘之意也及穫稻者為釀酒之用佐嘉蔬以養老者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古音古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二句不韻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宫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言農事之成急於公役又以餘力速治私室以為來春寛然耕作之地盖前雖言穹窒熏鼠塞向墐户而

損於風雨修葺蓋障者未之及也外有于貉之役上有公旬之功私有乘屋之事然則雖入室處而亦無有寧居矣故唐風云蟋蟀在堂役車其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侵韻字與東同用葢出於方音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音光萬壽無疆

豳民之勤其俗歸於忠愛故蠶績于貉以為公子衣

衺忠也室處乘屋而先入執宮功忠也農事之成藏
冰助祭其方滌場也殺羔稱兕祝君萬壽忠也非君
誠愛於民何以致此
七月八章○按周官中春吹豳詩以迎暑中秋迎
寒亦如之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以樂田畯國大
蜡吹豳頌以息老物鄭謂豳詩即豳風此篇是已
然又謂豳雅豳頌亦即此篇而分取其辭義之相
近者則不可通也朱子疑楚茨諸篇為豳雅載芟

諸篇為豳頌今攷此詩星日風候時物備焉用迎寒暑義固昭已雅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稷黍正與祈年之文相應頌云胡考之寧胡考之休又正蜡而養老之事朱子之說信矣獨豳雅之後尚有瞻洛以下篇什豳頌之後尚有酌桓賚般疑於無說以豳風例之則鴟鴞以下之比也蓋鴟鴞以下之附豳風是周公憂勤王室風謡感慨時也及作洛居冊命公後公拜手曰兹予其

明農哉於是又有豳雅豳頌之篇繼作周禮遂以三詩定為樂章用之田事雅止於楚茨四篇頌止於載芟三篇猶之七月也瞻彼洛矣四篇新邑成而朝會之詩酌四篇東都文武廟之詩皆周公所作而附豳雅豳頌猶鴟鴞東山也此則周公誕保受命雅樂既興頌聲已作時也雅頌弁至末自盛世以迄厲幽非盡周公時矣以其得之東都也後人因以繫之亦猶破斧以下之例也但雅頌逸其

篇題或者夫子删之與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首三句言殷之亂人既陷管蔡又將危王室也管蔡

既為所陷則亦化為鴟鴞如子之鬻於人者不復念

其所生矣故恩勤而悲憫之以終既取我子一句之

意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以下三章皆以終無毀我室一句之意此叙其初謀經始急於補苴懼陰雨之卒至而下民或有侮予者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音姑

又叙其方營巢時多所捋取以為之材多所蓄積以為之備手攫不足繼以口銜勞瘁之至惟慮室家之未成耳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

嘵

手口既勞故羽毛為之散亂巢方垂成高懸而果有

風雨漂搖之至羽毛沾濕則手口無所施矣此嘵嘵

哀鳴所以不能自止也

鴟鴞四章○管蔡誘於武庚而作流言周公居東

成王之疑未釋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獨韻起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

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神與反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音戸

蜎蜎微蟲滿於桑野而士卒之獨宿者亦在車下與

微蟲襍處閔勞之辭也此叙其在塗時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

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戸町畽鹿場熠燿宵行戸郎反

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此兩章皆言其始至時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音姥親結其縭古音羅九十其儀音俄其親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言至後之事倉庚于飛舊說以為仲春昏姻時也據書秋大熟未穫則周公之歸非以春矣蓋事後追勞之作爾

東山四章○周公居東未必有辟讒專征兩事且亂人在東而避居於此非所安也攷之豳風破斧伐柯相次若鴟鴞悟王既歸復有大役則不應伐柯之親迎反在東山凱還之後書金縢後有大誥者述事紀言自是兩體不得相襍如泰誓牧誓繼以武成不得云矢牧之後又步自周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古音渠禾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破斧三章○周公東征撫恤軍士人忘其勞故既歸而謳歌之謂初征之時一匡四國而其撫恤我也甚大既而四國已化而其撫恤我也甚善及四國既固今来歸矣而其撫恤我也又甚使之優游

而安樂也序此于東山之後若以為上下唱酬者然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伐柯者必以斧取妻者必以媒興君臣之交其離也必有間之者其合也必有先之者然伐柯者斧而執斧者人也人能視所執之柯則可得所伐之柯矣取成於心非斧之所能為也取妻者男女相遇而相得

則可以陳籩豆而成其合矣其權亦非媒所能操也屈原云湯禹儼而求合摯臯陶而能調茍中情其好修又何必用夫行媒正此意也

伐柯二章○成王之疑周公也雖有二公左右而未之釋然固信用二公所以卒知周公也當其未悟二公固無如何感於風雷之變而自知之則非二公之力而實成王之明矣王曰令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維朕小子其親迎賢者感而為此詩盖

亦因親迎之禮而取類焉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九罭細網乃有大魚興下邑而得周公來臨喜見袞衣繡裳之盛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渚陸非鴻所安暫寄跡耳故以興公居東不過信宿非久當歸也無所言不定其所之如傳云何日之有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四章○周公將歸而東人思慕不能舍也或

曰此與甘棠之愛同不入周南何也曰二南者皆

所以著文王之德名伯奉命施仁甘棠之歌文王

之化也東征之役大傷厥考心而不得已焉豈得

與關雎麟趾之篇相混哉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古音胡

老狼頷下有胡進而躐其胡則為所牽退而跲於尾則為所疐以其性貪故也周公聖者無所欲於天下雖有大美遜而不居而況與人爭利哉是以雖遭變故舉止甚安令聞無玷惟其有以自信而人亦共信之故也

狼跋二章○周公勤勞王家其為武王請命通於神明可謂忠矣然非雷電以風金縢之書不發諸史亦不敢言也鴟鴞之詩以警王耳非自辯也詩

人所謂孫碩膚者以此自古賢聖惟其歸潔之志與日月而爭光中孚之誠質鬼神而無愧至其外者雖格天之業豈以自存於胸哉既不以功美自多故亦不以疑謗自沮知其無所與於性分而益修其徳以終身也東人懷其裳衮西人思其履綦所謂四體不言而喻者與

詩所卷二